



赤水文抄



服部文庫

イ17

307



赤木先生文鈔



本論

受業

桂雄伯飛拔

開闢以來羣聖迭出以至孔子孔子歿遂無有復出
余竊以爲聖人止於孔子歷千萬歲而天不復出聖
人矣其故何也曰天生萬物惟人爲靈然當彼洪荒
之世民穴居未有火化茹毛飲血人與物異者幾希
盖天欲降天道於人以立人道也是故生神聖始教
烹飪之頤口腹宮室之待風雨衣服之適寒暑然後
人與物稍稍分焉後聖繼興種藝得時器械漸成利

用厚生之道立焉猶有不足迄堯舜氏興明五倫歌九德人道成立上參天道傳云作者謂之聖此之謂也夫陰陽消長治亂推移乃有桀紂之暴人道將滅則天出湯武之聖救民而戒人主周公相繼作禮樂郁郁乎文哉觀其聖聖代天工至神至妙固有不可思儀者最後出孔子之聖上祖述堯舜下憲章文武集大成以筆之六籍以爲萬世之大經苟欲有仁人君子在位而行聖人之道皆可取而則焉所謂百世之師是也夫天之出聖人將降天道於人以立人道也伏犧而下至於孔子天道流行於下人道大成無

復餘蘊既無餘蘊則世亦無所待聖人故余以爲聖止於孔子歷千萬歲而天不復出聖人矣

聖人之出大率有常數焉孟子已言之矣而孔子歿二千有餘年無有復出焉夫倍蓰其數而無有復出焉余則推其歷千萬歲而無有復出焉夫聖人奉天命以制作道者也孔子治先聖之道傳之不朽則世雖無聖人猶有聖人也不復出聖人也天意可知矣異哉程朱唱性理之學舍人與己不能爲聖而妄言人可以爲聖人於是學者徃徃以聖自處長教加慢其害道也大矣或曰人之所行常其志故志聖而

賢志賢而士自然之勢耳然則人所以爲聖人豈不可乎曰非也聖人之教人也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所謂中庸之德是人之所及也豈設虛大之辭以誘民乎孔子讀詩云吾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不言可以爲聖人其導七十子諄諄乎期仁人君子未嘗以聖也夫孔子之所爲而猶且爲不足更發一層之教余言以聖自處者非邪或曰人可以爲聖人程朱徵諸孟子云爾曰然孟子雖賢矣未爲聖人豈無其失乎且有爲而言之或不可固執其必然今舉其一曾父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曰然云云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之謂仁人君子未可以爲聖也孟子已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乃不得不陞仁人而爲聖也是論說之弊雖賢者亦所不免歟夫聖人聰明睿智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矯不可至而爲可至以立其教是失本也故余稽諸正經夫子之言質諸實事以爲本論云

余著本論以示人人莫不以爲奇辟焉唯亡友土井申伯富本濟仲謂爲信然或曰惜哉不徵諸古人而發千歲未發之論人之弗服不亦宜乎曰余

試徵之古人子輿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余以爲孟子於篇末歷序羣聖終之以此言則孟子預知五百有餘歲之後無有復聞而知之者故余嘗曰孟子言人可以爲堯

舜是論說之言勸喻學者云爾蓋其志不過使人行君子之道焉耳書以擬解嘲云

古今學論

古今之間說經者無慮數百家而言其要則不出漢宋二家耳夫漢距古未遠其說多傳自七十子是以雖有紕繆失考或不失孔門之舊焉宋則別昉心性窮理之學雖有精微之論考證之確違戾古訓不淺少矣余學漢宋二家竟左袒於漢者以古訓之存也詩書易春秋儀禮論語孝經大學中庸載道而純粹者也而禮記家語說苑荀楊之書則雜矣是故執

古經臨諸書取其合而舍其不合庶可以爲經翼如
執諸書誦古經涇渭混淆孰知其清濁世徒知荀楊
之雜焉未知孟之不免雜也蓋眩亞聖之目乎爾余
聞之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其憂世濟民賢何讓
七十子唯七十子親炙夫子而優受其教是以其純
矣孟子則不得然焉任其大才專焉駕其雄辨肆焉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雖其所自許乎安如直
蒙聖教之勝乎是所以其污焉不免雜也宋儒過信
孟子嬾其書於論語而性情道德仁義禮智一求諸
孟子而後牽以合先王孔子之言間有不合焉者則

建本然氣質種種之說以彌縫之古之道於是乎亂
矣余嘗謂程朱爲孟子學非誣也故不知孟子之違
背焉者未足與議先王孔子之道也蓋其違背也在
孟子主意所在善修之未至害道要沙汰之取其渾
金固可崇奉焉唯宋儒則收其瑕以爲道之本原是
故其說皆違所謂毫釐千里可不慎哉如性善程朱
徵諸詩書而詩書之解不得其正義則徵非其徵也
其說曰人性本無有不善其究不得言桀紂亦性
善也遂致乎自聖人至塗人其性一變化氣質復於
本性等之說謹替諸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

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可見聖人別有天命在與中人本自懸隔夫中人之性善移焉者也習善則善習惡則惡告子湍水之喻深得夫子之旨焉夫聖人聰明獻智會萃衆美而率人之性建斯道所謂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禮樂刑政凡百名教是其物矣豈凡民之所固有乎故孔門之教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屬道於聖人云爾宋儒獨屬道於已故其言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夫道統衆德而名焉未成德何得行道乎要之原於孟子四端及人可以爲

堯舜云爾夫屬道於已故動則教然以聖自處究其說則均之即身成佛之見已岡龍洲曰識緯熄而道學興道學之於經學正如織緯之於古學也蓋緯本於河圖而爲神教道學出於禪錄而主性理以今視識緯其僞妄較然易見然而當時風化所靡雖大儒先生不自覺其乖於聖亦猶今之惑於道學也余以爲知言筱翁三島唱古學而終其世其嗣承弼變家學而歸程朱蓋有所見而然乎將風習所尚雖聰明之士亦不自覺邪畧書愚見敢請其正

荅江戸石田生

吾子紛爭古今之學坐不知孔孟之有異焉耳蓋孟子私淑夫子誦唐虞三代生七十子之後優就七十子之班是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已雖然自非聖人誰無其過也是故雖七十子時乎有正於夫子而改焉者孟子雖賢又豈無其過乎不幸其生後於夫子而不見正焉而集其言爲孟子七篇是所以不免其瑕而荀子以下刺之疑之非之刪之即是已故讀孟子者信其合而不信其不合斯爲得之程朱聰明失考於此躬已誤其道遺毒天下後世悲哉故今膚引孟子以責吾學者余所不答也如以先王孔子之言論

之雖十反復吾固辨晰不惜餘力也蓋孟子之說性也以上智故曰人可以爲堯舜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夫湯武修道爲聖以有上智之性也豈凡人之所能及乎不可及而強之君子不爲故夫子誘人以仁人君子未嘗以聖也夫子之語性也以中人其立教亦以中人而時乎論上智非爲教焉故曰親於其身而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戒中性之人習不善則成不善云爾佛盼召夫子欲往蓋其確乎不移上智之性可見焉而子路以前聞難之則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以明其不移使子路畧知在夫子則可往

而凡人不可往已併考之上智與下愚不移則瞭如
觀火夫知孔孟之有異而後程朱之誤亦可以見焉
吾子其再思

問學

安房人鈴本子敬幼學宋學于其鄉弱出江都師大
田錦城居歲餘而歸其鄉近南游來於阿波介七條
草史見余曰聞先生通古今之學剖析其是非多可
徂徠物子以沂周漢僕不佞固不足論學也然不釋
然物子者有年矣今願一質之曰子試言之曰漢宋
之學是非紛爭揚子曰一卷之書不任其異說蓋人

心如面各從其所好要不害於道則已矣獨物子昉
新奇之說以道爲先王之作是孔門所不言可謂亂
天下之學已書云維人萬物之靈又云若有恒性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此懿德中庸云
率性之謂道道果非人性之有乎詩書及中庸之言
皆可廢也余答曰子固執宋儒之說而讀之是故疑
焉耳余無似敢爲子辨之蓋夫子不言道之出乎先
王者以時未有異言也然可徵諸文辭之間者則有
矣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是道屬先王
故冒先王若爲人之性固有乎室言民有至德要道

先王以訓天下也論語云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斯文斥文王之文則斯道爲先王之道可以類推道之出於先王可以概見焉如公孫丑云道則高矣美矣安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曰孳孳也樂記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又云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道之出於聖作彰彰哉迄漢世老子之道行稍稍有以道爲自然者於是乎諸儒士辨之董子曰聖人法於天而立道博愛而無私道之大原出乎天

夫

賈生曰天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陸子曰天生萬物地養之聖人成之而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明言道之聖作子何爲物子所昉乎且子所誦詩書及禮記之語後世多誤今且解之維人萬物之靈靈者頑之反言靈於物已非其性靈妙固有仁義禮智之謂也若有恒性言人性善移是其恒性也傳云性相近習相遠習成性皆非善移乎唯上智下愚不移可見恒性善移先王率有恒性而立道以移善故云爾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此懿德物者道之條件謂美也

美必倣倣善移故也是民之恒性也故孔子釋詩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此懿德亦非人性固有之謂也率性之謂道謂先王率人性立此道也蓋以人性有受教之資也若言性則道乎道必不美矣何則七十子之賢猶有愚魯僻彥之性以之爲道乎遠於爲君子矣宋儒昉本然氣質之二性而通其說夫性胚胎之始受之天降則氣質之性已然則本然屬天不屬人豈不虛誕乎子敬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證之今日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由此觀之道之發於人性不假多辨也曰在昔堯舜

以仁智之大德御天下奉天道從人性以立道焉五倫九德六府三事禮樂刑政凡百制度何不有後聖後王遵奉此道大化滂流普於天下歷夏殷迄周季幾乎二千歲人生其間自少視而習焉父兄之所教與人之所行王政之所令風俗之所集無見而聞而非其道者慣習自然仁義禮智根於心不亦宜乎孟子有觀于此立言以喻焉已其實道化之入人心不識不知從帝之則者也不然則上世有親死棄之於壑有叔姪兄妹相昏何也今雖遐陬側陋不知一丁字者皆媿而不爲也非古今人性有異也以道之行

不行也故道聖人之所制非人之固有也審矣夫宋
儒取道於已以心性窮理爲學之至象山曰我非注
六經六經來注我是以聖自處也晦庵割裂聖經敢
不思憚君子有三畏其謂之何夫古學之發一奉聖
人而弗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依於仁據於德游於
藝游焉息焉期其成蓋君子之教也如和風甘雨小
木得之小成大木得之大成人之就學亦唯盡其才
達其德小成大成自有命焉耳故孔門弟子三千其
大成者僅七十餘人今言人皆可爲聖人豈非誣乎
子敬再拜曰請留受教居七閱月適有親之招即歸

十

復敬所翁

鄉者領高喻今少有戈學者皆厭徂徠而足下獨奉
之恐他人以爲徂徠奴隸先生以爲祐於徂徠猶如
暗齋奉朱子歟不爾則何有此言乎祐嘗糾論語微
之謬旁及學庸二辨又艸文家正名斥其亂名奴不
奴見者既知之矣夫士伸於知己者屈於不知己者
屈庸何傷且不問其學奈何而最人之所最是矮人
觀場從人而笑者祐雖無似豈其然乎子曰衆惡之
必察焉祐固察其說慎考諸經而後取其合舍其不
合無偏無黨我豈敢唯不狹妬心稍異世儒之見已

蓋世儒之惡徂徠祐知其七焉負恃才氣蔑視一世惡宋儒已甚或叨斥其是解經一徵古文辭或屬牽強重江都輕京師以之談政有不協人情者以之立名稱有不合禮義者此四者徂徠之失也世儒欲抗戈學不足妬心以惡之與已之所主張不相合則又惡之平心不讀其書是以徒責其短而不覩其長巧辨詭辭務惡其學此三者世儒之失也非徂徠之罪矣程子不言乎有是病則有是德故舍其病取其得君子之道爲爾世儒一切惡之不亦戾乎又高喻璩伯玉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僕深望於足下耳懇誠

見教豈不感佩乎但先生之言汎然無所指祐也固陋未知其非今敢奏愚見幸教焉蓋古今之學雖有少異同要之不出漢宋二家而漢學不必是宋學不必非於是乎摘彼取此間又附以已之見是勢之自然已雖然自非俊才碩學奚能與於此是故在西土京山西河在我邦仁齋徂徠皆能盡稽古之力舉古今之說折衷孔子以立一家猶尚紕繆失考不勝枚舉學之得純不亦難乎祐業已學漢宋二家以道之大體論之漢得正矣我去漢學安之焉京山西河大家矣而仁齋徂徠亦豪傑之士平考其學徂徠近於

古矣廼從以補漢之缺漏又以拾宋之善說其是而已矣今海內唱折衷者可畧屈指祐竊意宋霸之不如也然則誰適從謹俟再教不宣

答岡生

承問五常之說諸家各有異同敢問其所安曰泰誓始有狎侮五常之言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又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傳以五典及五品爲五常是矣唯據左傳太史克之言以父母兄弟子解之者爲不可何則帝徽父母兄弟子之教而不及君臣之大倫又缺朋友之道是

帝之言有遺也鄭康成以五行爲五常或以仁義禮智信解之宋儒因之配諸元亨利貞以爲學者第一義皆不考諸古而妄論說之不可從矣蓋五常者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也此五者人之常行故曰五常已孟子曰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與舜典汝作司徒正合五常之爲五倫豈不明白乎樂記云制之禮義道五常之行以五倫解之極爲穩當辨名曰五常未審何謂也又曰古所不傳已物子博識猶不免疎漏哉

物子雪冤

昔者物子唱古學排程朱蓋不排則道不明也而程朱之徒切齒蘊憤其情可恕乎雖然儒者之業將明孔子之道施諸行事又以傳諸天下後世者也苟其說之非也孔子之道壅矣豈得不辭而闢之乎程朱之徒不揆諸先王孔子之道而徒怒其毀已之學者豈非惑哉今茲戊寅春游于江都見大田錦城博覽俊才洞視古今別立赤幟可謂一偉人矣一日取其九經談讀之非無可尊信者然以余觀之其學猶執泥程朱是以視物子如仇讐其所論駁一一紕繆不

亦惜乎余壯歲私淑物子因以治周漢之學今也雖有所取舍亦不得不稱其徒也故雖得罪大家敢鈔出以雪其冤豈謂黨物子云乎亦唯懼道之不明焉已

但徠來管商功利之學

低書者九經談之文

管商並稱發於宋儒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也夫子嘗稱管仲之仁又有龙衽之嘆其推尊不一而足也其治齊也四維此張富國利民其賢才豈他人之所能及乎夫子小其器聖者而言之蓋惜其不為伊傳周召云爾不然則以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小器

乎夫商鞅者少恩刻薄虛僞事君終以被車裂而遺毒天下後世姦莫大焉管商並稱豈非不倫乎且管子之言利也主於安民所謂與仁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其罕言利者幾希也鞅之言利也施之於已所謂私利也君子小人之情自瞭然矣孟子爲王霸之辨因違孔子而貶黜之於是乎後世卑管子亦管子之冤也夫以徂徠爲功利之學恐是無稽之言已竊意程朱據孟子卑管仲而徂徠奉孔子之言而尊之管子有富國之業因以誣之乎殊不知富國者先王孔子之所與也故書曰利用厚生論語曰既庶矣何

以加之曰富之又曰足食足兵可以見已程朱以治心性人欲清盡爲學之至故耻國有道而穀其究似山林獨善者之所爲豈先王孔子之道乎

陳全父之流而今父則崇獎漢唐而徂徠以此附會聖典

是果何言哉徂徠駁程朱則必舉其證今謾誣功利因爲永康之流妬哉妄哉

其所見不出乎告子荀卿之外矣

崇奉孟子比之聖其見不出程朱之藩籬是以卑告子荀卿已夫告子之論性深合夫子之旨矣而荀卿

大論豈違於道乎若其有過也自非聖人誰能免之則孟與告與荀何擇故其譏也唯朱氏之徒聽之好古之士則笑之

宋儒雖攬雜佛老其所見則猶是粹然聖人之道攬雜佛老是失道之大體者也然則其所見豈得爲粹然乎可謂其言無綱紀已

徂徠雖奉崇聖經然其所見則卑卑管商之學已辨詳于上

世之學者冥頑無智朱子徂徠並稱是以鳳巢並稱也何不倫之甚乎

不知管商之不倫並稱焉反論他之不倫可笑且夫鳳巢鳥中之堯桀乎以朱子比於堯雖黨亦甚以之解聖經空誤聖旨以徂徠比於桀雖忌亦甚以之讀其書空不達其旨古人曰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猶未也褒也升之九天之上貶也降之九地之下其此之謂也與

予少時與平士觀過徂徠墓而有詩亡兄伯恒和之曰竊假管商強國術欲偷孔孟在天光後人不見炯然眼久認鷗巢作鳳凰真有識之言也

禮曰適墓不登壠今也過人墓謾罵之極豈士人之

所爲乎適足以標已之泊行豈翅已乎施及兄與友
悲哉其管商云梟鳳云無具眼也甚矣而爲真有識
之言亦可笑

以安民爲仁則至夷齊三仁之仁而窮

按夫子爲衛君乎章訓爲爲助非矣爲猶子臧去之
遂弗爲也之爲古今說者皆以衛君爲出公輒徂徠
亦是爲大謬夫輒拒父賊子君子何助之此義也
雖愚不肖所能明而賢如冉求子貢豈有疑於此乎
嘗讀路史得爲公子郢之說因此解之曰爲衛君乎
者猶言爲立衛君之議乎也蓋衛士大夫不服輒之

不子者居半矣而郢讓國賢公子乃竊有爲立之議
者矣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故冉有疑以問子
貢也而子貢亦疑乎輒逆德不可爲君而郢之賢且
有君命在則或可立因以夷齊發問亦以郢之跡似
夷齊也至於夫子曰古之賢人也又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乎斷然知夫子之不爲其議故出曰夫子不爲
也夫仁者聖人之大德主於安民焉蓋廢立之際間
有其黨爲亂者夷齊避以安其民又以全孝弟之義
焉是求仁得仁也安民之爲仁不亦可乎朱注曰伯
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孝弟之事已未

足以爲仁也三仁孔安國曰三人之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寧民即安民安民之爲仁何於三仁窮乎

以制作爲聖則到夫子之聖而窮矣

此駁畧有理然亦不免固泥也蓋以人倫之至通明之極爲聖者古訓不可廢物子獨徵於樂記作者之謂聖表記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因立言曰古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制作其廣大高深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者故命之曰

聖人已其實聖亦一德豈足盡先王之德乎自非尊崇聖人之深者豈有此說乎可以爲一義矣余謂以人倫之至通明之極爲聖者稱其大德爲之訓者也如作者之謂聖者就其功業名焉者也如夫子之聖以古訓解之固可而先聖之道得夫子而大成以傳不朽其功或勝於堯舜是雖不作猶作故言此作者謂之聖未嘗不通也

客有問余曰大田錦城折衷漢宋之學似無所偏黨子以爲執泥程朱請聞其詳余答之曰九經談曰程朱二先生立志之遠識見之高高踞於漢唐明清諸

儒之巔先無古人後無來者孔孟以後實有二先生耳晦庵則加焉以博識多通其經解多取北宋諸家善說折衷之以其家學近集而大成者矣故其傳之遠至今不廢雖有攻之者愈攻則愈熾不能撲滅者其中實有近聖意遠出乎諸儒之上故也誦聖經明達義者豈可不由之乎其尊信程朱也如此而見先儒數論駁程朱有與佛老同歸之譏也其勢不能回護因襲其說鑿鑿乎辨駁之博引諸書不復惜餘力乃曰程朱之說浸淫乎佛老者是其學之所短也去其所短而取其長則未必不粹然也吁不然矣

似集而大成者

ノ下似字ヲ脱
似入ルハ一
世一字トナリ見
因テ笑ハズ
刻似改ハズ
七

蓋程朱離禮樂說性理固異於先王孔子之道夫主心性談道德與夫說空說智者何擇是以不與佛老期而符焉豈謂一言一句淫於佛老云哉先儒舉其一二駁之者見其一端焉耳錦城不深考除之之外則粹然不亦誤乎試見大學章句明德親民至善之解乃是真如無明見性成佛之說哉故若嫌程朱之淫於佛老者不得不舍其十五六也而他多出於古人則不知粹然者有幾許乎其言踞於漢唐諸儒之巔者阿黨之甚不攻而破矣若其為以程朱學之盛于世近聖意焉亦惑之甚者也果其言之是乎佛之

儒之巔先無古人後無來者孔孟以後實有二先生耳晦庵則加焉以博識多通其經解多取北宋諸家善說折衷之以其家學近集而大成者矣故其傳之遠至今不廢雖有攻之者愈攻則愈熾不能撲滅者其中實有近聖意遠出乎諸儒之上故也誦聖經明道義者豈可不由之乎其尊信程朱也如此而見先儒數論駁程朱有與佛老同歸之譏也其勢不能回護因襲其說鑿鑿乎辨駁之博引諸書不復惜餘力乃曰程朱之說浸淫乎佛老者是其學之所短也去其所短而取其長則未必不粹然也吁不然矣

蓋程朱離禮樂說性理固異於先王孔子之道夫主心性談道德與夫說空說智者何擇是以不與佛老期而符焉豈謂一言一句淫於佛老云哉先儒舉其一二駁之者見其一端焉耳錦城不深考除之之外則粹然不亦誤乎試見大學章句明德親民至善之解乃是真如無明見性成佛之說哉故若嫌程朱之淫於佛老者不得不舍其十五六也而他多出於古人則不知粹然者有幾許乎其言踞於漢唐諸儒之巔者阿黨之甚不攻而破矣若其為以程朱學之盛于世近聖意焉亦惑之甚者也果其言之是乎佛之

盛於世其謂之何

文家正名題言

天神氏地神氏邈矣遐哉神武天皇定鼎橿原垂統
無窮皇極焉建五教肇敷人民樂業海內安安蓋一
千有餘年舍人王之史可以徵焉舍人王而下千有
餘年一治一亂天步艱難壽元之際亂逆無紀然後
霸主迭興禮樂刑政不復自 皇家出而皇緒不絕
如綫最後 東照神君勃興關東拯民水火安皇家
于平安威張四海仁被天下可謂其德盛且大矣
神君奉天命順民心率諸侯以服事 皇家其尊崇

遜讓豈齊桓晉文之所比較乎哉夫 神君上敬天
子下和諸侯典刑迨于今不衰也是故官家士大夫
未嘗稱霸朝曰天王也未嘗稱少君曰后妃也不稱
勅不言崩其守禮也嚴矣哉王仲宣詩曰一由我聖
君聖君指曹操嚴羽曰是時漢帝尚存春秋誅心之
法其何逃余以爲曹氏之志在爲王則以此媚之哉
其所也歟而如 神君則無有乎爾不啻無有立之
典刑使百世無有豈可不謂至德乎而輓近文士動
妄稱尊號是何心也亦唯欲以之媚於世邪假令人
聽之 神君之明靈豈容其僭乎夫匹夫而陟降於

上筆之書其謂之何蓋操觚家之亂名護園諸子爲頗多嗟乎物子排理學之蔽昉復古之說其功偉矣而爲亂名之魁獨何也以此損前績不亦惜乎余喜物子而居恒讀其書至此未嘗不長嘆也夫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今敢著正名謹斥其非如左

讀斥非

大宰德夫著斥非大發明古道而間又有其言之無情而與古訓抵牾者蓋物子之徒以經術自任者德夫一人耳今有其言之不通也世必陋德夫

而疑物學今敢論其一二內外教辨曰聖人既立禮義以治人民視其守之與犯之而行之賞刑不復問其心何如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夫見人妻于路目逆而送之固非殺其夫而取之尤非其謂之美而艷豈非乎哉假令他君子見之而人問焉曰何若則君子亦且曰美而艷何則實不可揜也若視孔父之妻而不見其美則無目者也若見其美而告人曰不美則詐也已見美者曰美之者心雖聖人豈有以異哉但制之以禮義弗敢縱欲斯

之謂君子心目之罪在所不問先王之道乃爾
論曰心者人身之主宰也故學道以成其德豈有不
因心者乎唯宋儒知心之可貴而不知遵禮以已心
治已心是其失也大宰子斥其非一欲舍心而言禮
其過幾乎甚於宋儒矣夫舍心爲禮乎一揖一讓爲
虛文矣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又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詩曰思無邪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豈非
主於心哉夫子修春秋時乎有誅心而成文故言心
目之罪在所不問者失矣且夫以艷妻問之君子而
謂之美艷是其對問者固不非也如華父督則心悅

也

之自發其口豈得無罪乎古曰戲言出於思戲言猶
有咎况有其實乎龙氏傳曰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夫子之誅心嚴矣哉
余嘗聞治心之術曰書云以禮制心治心之方莫精
於是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孔子彈琴而樂作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亦除喪而見
絃之而悲作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
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
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
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古之以禮治心可以觀焉

自生民以來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者所以治
小人也小人者所以食君子也是故君子有君子
之道小人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各盡其道而天
下治君子而行小人之道固不可若小人而行君
子之道亦失其所以爲小人也其不可以爲國也
拘矣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之
於民如斯而已矣故教民者惟喻之孝弟忠信勤
儉畏法耳爲之說經非其所宜也世儒乃有欲使
天下之民知君子之道者構說經之堂於街衢而
日說經令行路之人留而聽之此徒知教民而不

知民亦各有其道也先王導民豈有夫人而說之
以君子之道乎况小人而好君子之道者不犯上
作亂必失身破家何則君子之道者爲人上之道
而小人之道者爲人下之道也

論曰先王之道治天下國家者也六經則載其道而
傳之天下後世可以君可以臣可以父可以子凡彝
倫之所係無一不備焉故從事於此者知可爲知不
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大知焉大
得幸小知焉小得幸故君子固不可不學而小人亦
又可學矣其言爲之說經非其所宜也者非我所聞

也夫學與行本自別學之者知其可言可行而言之行之知其不可言不可行而不言之不行之如是而已矣如其行之奚爾夫子曰非其位不謀其政况行其事乎故小人而行君子之道非矣其知之豈不可乎果不可乎孔子語顏回以服周冕何以解之觀太宰引不可使知之之言似混學行而一焉者子游曰君子學道愛人小人學道易使故小人而學之夫子固所與矣其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者以億兆之民不能使知之故也豈禁止之謂乎大宰既誤解此章遂欲愚斯民而治之毫釐千里之違豈可不慎哉

夫君子不可以不學何者不學則民不可得而治也如民異之苟由上之教而行之則無害其政矣且強而教乎傷於煩煩則政亂故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云爾雖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是夫子之志乎爾至言小人而好君子之道不犯上作亂必失身破家無誓乖理固不足論也大宰之聰明奈何出如此之言噫

再復天羽生

原書數百言
今錄其要文

高見見示者豈不謝其辱乎唯其言有不合愚意而藏緼結交非我志是以陳不可從之義以復之而已

豈有勝心而然乎哉今得再駁讀之足下持前論更
加強詞愈滋憤憤今敢不置對惡爭道也雖然係于
道者不辨而已亦非我志謹徵諸聖經考諸事理人
情敢辨其違幸寬胸賜電覽禮經有三儀禮其本經
其言有緒不亂無可疑者後世或以爲殘缺不可考
之書過矣足下疑之其一曰廟堂之制甚宏大恐非
士家所可能造構也按是不知鄭氏臆說而據五架
之屋後楣以北爲室以爲宏大耳五架之屋經及記
無明文鄭氏以棟與楣推之云爾不可從矣吾友豬
飼敬所著堂室考徵諸古書考諸事理定爲棟以南

爲堂棟以北爲室若此則其制不宏大士祿可能構
也其二曰大夫執羔其禮始於晉范獻子見于左傳
則非西周之制然也是亦失矣考定公八年傳云公
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
魯於是始尚羔杜註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
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得之按曲禮曰凡摯天子鬯
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卿執羔之禮
昭昭矣又左傳御孫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
章物也禽乃是卿執羔也豈其禮始於晉范獻子乎
其三曰饗餼用物太侈云云蓋周道貴文制禮具物

不可以後世之見而非之也本論爲一家言固矣雖然是天下之所是非天下之所非是亡論而已唯天下所是而吾獨有見其非天下所非而吾獨有見其是於是乎立論阮之無鬼論柳之四維論歐陽春秋論皆爲一家言其當否暫置焉論體有然焉者段使欲駁之乎宜言孔子之後有若聖人出乎世可矣不然徒以一家言打破之不足服余故前書斥之足下平心思諸

赤水先生文鈔 畢

古今學話附錄小引

嚮者山田好文就赤水先生問古今之學退而筆記焉業未成嬰病死天保乙未之夏先生適見山生之所記而感焉於是修補爲古今學話一卷古學字義二卷以成其志云余又鈔出先生文稿管係於古今之學者若干以附載

天保辛丑秋月 門人 井阪祐一謹識



天淵辛丑年八月
門人 共列前二
學漢書年以州
三卷以藏其志云余又檢出次全文辭皆辭以古今
微其所以為公是也辭為古今學語一審古學
微其未就學識次天淵丁未之夏次全歸山主文
辭香山田秋文辭未次全問古今之學與而筆
古今學語州縣小臣

